

论西欧文学

普列汉诺夫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論 西 欧 文 学

普列汉諾夫著

呂 葵 譯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七 年 • 北 京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ЕЙСК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

本書所包括的五篇論文系根据 Г. В. ПЛЕХАНОВ: “ИСКУССТВО И ЛИТЕРАТУРА” (ГОСЛИТИЗДАТ, МОСКВА, 1948) 一書譯出。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東四頭條胡同4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 003 號

机械工業出版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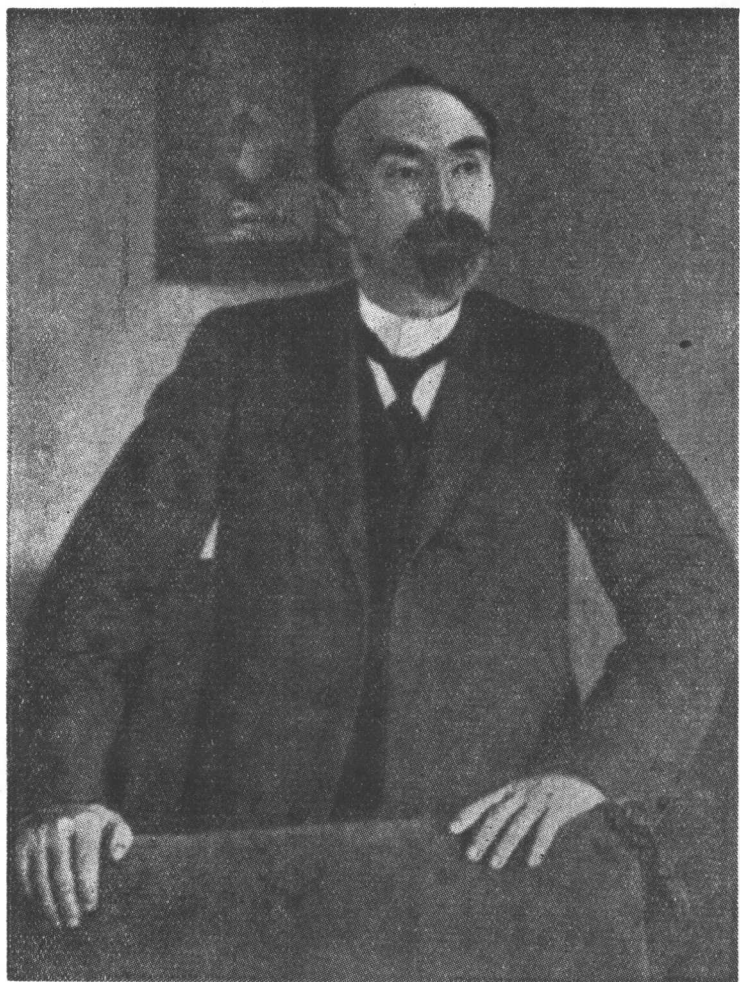
書號 576 字數 95,000 開本 850×1168 耗¹/₃₂ 印張 4⁵/₁₆ 插頁 3

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版

1957 年 5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 00001—20000 冊

定價 (7) 0.59 元



作者像

目 次

評封·波連茨的長篇小說“农民”(1902年)	1
亨利克·易卜生(1906—1908年).....	8
斯托克曼医生的兒子(1910年)	76
兩篇關於古·朗松“法国文学史”一書的評論(1907年)...	103
關於加·摩格拉“一个社会的末日”一書的評論(1897年)	124
註釋.....	132

評封·波連茨的長篇小說“農民”

“農民”。威廉·封·波連茨的長篇小說。維·維里奇金娜譯自德文。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托爾斯泰伯爵序。“介紹者”出版，知識分子讀者叢書。莫斯科，一九〇二年。

到現在“曙光”上差不多還沒有發表過關於文藝作品的評論。在將來，大約，也不會很多：篇幅不夠使我們的新書評論只好限於那些對社會主義有更密切的關係的文學作品。但是封·波連茨的長篇小說“農民”很好的描寫了社會生活的許多方面，它們在社會主義的書籍里，一般的說來在政治社會書籍里是談論得很多的。這本書——是在“農民問題”的領域里非常之有興趣的遊覽。我們想請我們的讀者注意這一本書。

富裕的農民特勞果特·比尤特納爾，一生跟他一家人辛辛苦苦的勞動，並且一生誠篤的信奉“儲蓄”的宗教，可是漸漸落到了高利貸的手里，完全喪失了他的財產，最後他淪為乞丐，誰也不理會他，於是自己在樹上吊死了。小說的情節就是如此。封·波連茨借這個情節精細的分析了現代德國中產農民的心理。在我們前面，好像活人一樣，出現了這些飽經磨折，孜孜不息的勞動者，他們感到正在失去立足之地，他們做了一些慌亂的几

乎是本能的行动，想要保持住平衡，可是最后終於意識到在和这个他們所不理解的無形的力量的斗争中他們自己的無能为力。封·波連茨說，“特勞果特·比尤特納爾只有一种迟鈍的感觉，模糊的意識，临到他身上的是一樁極其不公平的事情。可是誰能說得出来：这是怎么一回事？因为什么人？他应当归咎於誰？得不到解答，这是令人感到可怕的。災禍在暗中来临，他甚至於都不知道是从那里来的。人們取得了对他本人和他的财产的权利，——那都是些陌生的不認識的人，他在兩年以前还不知道他們的名字。他对这些人沒有做过任何坏事，只是接受了他們使他不得不接受的帮助。可是因此，由於某些他不了解的轉折和詭計，这些帮助变成了权利，把他無可解救的交到这些人手里。不管他怎样的攪尽腦汁，他不能够了解所發生的这一切事情的內情。”

在封·波連茨的小說里，特勞果特·比尤特納爾破产的直接原因是犹太人加拉梭維茨和显貝尔格尔。这种情形可能令人想到小說家的社会哲学还没有去掉排犹主义的某种杂质。但是我們並不以为他認為基督徒的資本家比犹太人的資本家更好。他笔下所写出来的基督徒飯店老闆埃恩斯特·卡謝里，是一个比那些犹太人高利貸者还更不受人欢迎的典型。何况在他的小說里鮮明的表現出来的正是資本的無形的力量，它的活动是会被荒謬的归之於某个个别的种族的。正是因此，我們不再多談這個問題，我們要請讀者注意的是，封·波連茨把农民的經濟生活和他們的心理，这二者之間的因果性的关联表現得多么的好。在特勞果特·比尤特納爾跟他一家人居住的那个地方，——显然，这是所謂东易北河区域的小地方之一，——农民是独立的小生产者，他們虽然高傲地看不起僱农，可是却也並不認為自己是高等階級

的代表。高等階級在那个地方的代表是拥有巨大的财产和爵位的称号的地主，农民都称他們为老爷，並且按照从农奴制度时代就保存下来的傳統，把他們看成最危險的敌人。我們在薩克森，特勞果特·比尤特納尔的小兒子，退伍的下士古斯达夫到那里去做夏季短工的地方則看到另外一种情形。在这里“人数不多的农民是真正的大人先生。他們出外都騎馬或者坐馬車，像真正的地主一样，他們住在高大的漂亮的房屋里，並且送自己的孩子进城里的学校。當他們会面的时候，彼此都称呼‘您’，这些大人先生們一个也不肯屈尊跟自己的工人在一張桌上吃飯。”階級的偏見深入农民的头腦远甚於那种地方，在那里，农民本身这个階層，由於因为經濟情况發生的种种矛盾發展的結果，分成了兩個階級：一个是倚靠剝削別人的劳动力为生的人們的階級，另一个是出卖自己本身的劳动力的人們的階級。

封·波連茨把現代德国农民所具有的保守主义描写得很好。特勞果特·比尤特納尔的父亲，列伯萊赫特·比尤特納尔，“無論什么东西都不急於採取，甚至於对好的东西也是如此。他的农民的机智指点他，首先應該觀望和等待，讓別人去从火中取栗，自己不要开头做別人先前沒有試驗过的事情，总要比那些走在前面的人稍后一点兒。他总是小心謹慎而又深思熟慮的接近新事物。他滿足於到手的麻雀，讓別人去追逐天空里的仙鶴。”可是列伯萊赫特·比尤特納尔还算是一个在智力、能力、事業心方面都傑出的人。而他的兒子，小說的主要人物，我們已經知道的特勞果特·比尤特納尔，就是一个平庸的人，因此也就是他的階層的更典型的代表，他以一个純粹的保守主义者出現在我們面前。作者說：“老比尤特納尔不是一个幻想的人。他的兴趣总是傾向最严格的和冷靜的实际，而且繁重的工作不讓他有 余

暇去作任何的想像或是空洞的幻想。但是只有一样思想深深的盤踞在他的心灵里：他常常想到过去。过去對於他是他現在的生活的經常的伴侶，並且用他懂得的語言跟他談話……过去對於他不仅成了他的心灵喜爱的地方，而且甚至於是对他的一切事情起決定作用的人物。他的志願，意圖，行為舉動，都是跟他的祖先联系着的……同时，他几乎从来不談起过去。一切的議論，因為它們對於達到一定的实际的目的沒有用处，他認為都是無謂的事。”

一个有这样的心情的人，假如他去从事社会活动，那末自然，他就会想“向后倒轉历史的車輪”。但是他过分專心於自己个人的利益了，不想去从事这样的活动。在他的眼睛里看来，这也同样是無謂的幻想。

德国农民特劳果特·比尤特納尔的性格的許多特点，不禁令我們想起已故的格·伊·烏斯賓斯基的一篇随笔里出現的俄国农民伊凡·叶尔摩拉也維奇，那是写得——順便說一句——有更大的艺术才能的。这种相似沒有什么奇怪：相似的社会原因，自然，产生相似的精神結果。不过这种相似，遇必要时，倒可以用来作为一种保証，証明这两个性格都是忠实於现实的。

假如造成类似特劳果特·比尤特納尔这样典型人物的社会条件，在几千年的过程中間沒有改变，那末这些典型人物的心理也就絲毫不会改变。但是德国——不是中国，因此比尤特納尔的保守主义並不能使他免於“新潮流”的災难。这个新潮流以生存斗争的各种手段侵入他的生活，於是使他的經濟破产，使他的大兒子卡尔成为一个悲慘的乡村的酒徒，並且促使他自己，如我們已經知道的，自杀了。他的小兒子，上面說过的古斯达夫，起初到

薩克森去做夏季短工，而後就到大城市中心去了，在那里，这个直到这时候沒有任何文化生活的精神兴趣的野蛮人，漸漸的卷入了偉大的社会运动的巨流。他的从前的同事和忠誠的朋友，快乐的、無憂無慮的遊蕩者格希凱，大为社会民主党人的宣傳所感動，把他帶到“失業者”的集会上去，於是在他眼睛前面打开了一个新的、他沒有看見过的世界：“古斯达夫十分的困惑。原来他們的外表都是最貧穷的人和流浪者，那是他不止一次从他父亲家門口赶走过的。可是現在他应当羞愧的承認，这些卑微的人远远的胜过他。他們多么会找出話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他們敘述了自己的勞苦的狀況，报道了他們在工厂里，在矿山里，或者在公路上經過亲身体驗所获得的所知道的許多事情。他們講到富人的無情，又講到業主的殘忍！然后他們敘述了自己家庭的困苦。並且，在現在的陰暗的背景上未来的圖画更鮮明的放出光輝来了：他們的要求，他們的勇敢的希望，以及對於應該来临的——平等，他們的痛苦的報酬，幸福，——地球上的乐园的期待，那乐园是他們的教師對他們預言过的，它的光輝已經在他們的眼前照耀着了。这些人的話觸动了古斯达夫的心，他覺得他們所敘述的貧穷困苦，好像就是他自己的貧穷困苦。他完全站到他們的方面去了。他了解鼓舞着他們的是什么。那是共同的事業。全体共同的一个希望，一个精神，一个思想表現在他們的眼睛的視線里，支配着他們面部的表情，他們的行动，他們的語言。一个观念充滿了他們，堅強了他們的精神，鼓舞着他們的热情，他們的希望，把他們提高得高於他們自身，並且使每个人个个都显得分外高大……現在的生活對於他們，好像是陰暗的深深的地窖，远远的离开地面上的一切光輝燦爛的美。他們的視線凝視着上方那个不大的遙远的洞口，太陽的光綫和溫暖从那

里透进来；他們想要上去，到那里去。”

在軍隊里服役的時候，自然，古斯達夫不止一次聽到過對社會民主黨人的攻擊，於是“紅色”這個名詞在他就成了罵人的話了。現在他明白了自己的錯誤。

“在這天晚上他弄清楚了一樁事情：這些都不是壞人。不是仇恨和卑鄙引導着他們，——吸引他們的是那個也鼓舞着他和其他的人的憧憬，那就是——改善命運的願望。”

既然看見了光明，古斯達夫就離開不得它了。他又去參加了一些別的集會。“他聽了國會里工人政黨的議員的演說。經過格希凱他認識了一些黨員。他知道了一個強有力的、分布廣泛的團體的存在，它的勢力深深的滲入一切生活關係之中。並且他看到的愈多，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愈吸引他。他彷彿是站在一個旋渦的邊沿上。他覺得旋渦抓住他，又推开他，但是愈來愈甚的把他卷進註定了的團體里去了。”

封·波連茨在他的小說里一點沒有說到他自己的政治社會的見解。但是從某些跡象看來，我們可以斷定的說，他決不是一個社會民主黨人。在他的描寫里甚至於可以看到一些特點，它們使人不由的想到，雖然他把工人的集會描寫得像是崇高的道德的理想主義的學校，但是在靈魂的深處他還沒有完全擺脫把無產者看成是沒有任何道德基礎的人的那種見解。因此他給與我們的德國的黨的这个正義的禮品，對於我們也就更為可貴。社會民主黨把覺悟之光和偉大的高貴的热情的火帶到勞動羣眾之中。還有什麼比這更高的社會任務？

很有意思的是，也可以提出這樣一點心理上的觀察：為了參加我們这个时代偉大的解放運動，農民应当拋棄自己的農民的觀點，並且轉到無產階級的觀點上來。

列·尼·托尔斯泰伯爵給封·波連茨的小說写了一篇序言，在这篇序言里他贊揚了这本确实值得称贊的艺术作品之后，說到真正的文学批評应该是什么样的批評。他——十分反对那种批評文章，它們写出来其实不是論艺术作品的，不过只是借題發揮而已。可是他的序言本身也就是这样一篇批評文章，那里面關於封·波連茨的小說談得很少，正是借題發揮的話談了很多。

我們手边沒有“农民”的德文原本。因此我們不知道維·維里奇金娜(В.Величкина)夫人是否翻譯得处处全都确切。我們只能够看出她卓越的运用了我們的强有力的、富於变化的、丰富的語言。而这“在現在的时候”已經是翻譯者方面的大功績了。

亨利克·易卜生

亨利克·易卜生死了(生於一八二八年),現代世界文學里最傑出的最吸引人的作家之一離開了舞台。作為一個劇作家,他幾乎高於跟他同時代的所有的人。

自然,那些把他跟莎士比亞相提並論的人,顯然的失之於夸大。作為藝術的作品,他的劇本不可能達到莎士比亞的劇本的高度,即使是說,假如他擁有莎士比亞的才能的巨大的力量。即使是那樣,在他的作品里也顯然存在着某種非藝術的——我還要說——反藝術的因素。誰要是仔細的讀過並且反復的讀過易卜生的劇本,他就不能不注意到這種因素的存在。正是由於這種因素,他的劇本有許多地方充滿那樣引人入勝的興趣,有許多地方卻幾乎是枯燥無味的。

假如我是一個反對藝術里的思想性的人,那末我就會說,在易卜生的劇本里出現上述的因素,正是由於它們完全滲透了思想性的原故。並且這樣的評論,初初看來可能好像是非常之恰當的。

但是它也只能初初看來如此。如果對問題仔細的加以研究,這種解釋就不得不取消了,因為它完全沒有根據。

問題何在呢? 它在於此。

萊奈·杜密克^①公正的說過，作為一個藝術家，易卜生的顯著的特点是“愛好思想，這就是憂慮道德，關心良心問題，要求從一個共同的觀點來看日常生活的一切現象。”這個特點——這個思想性，——就它本身來講，不僅不是缺點，而且相反的，是極大的優點。

正是由於這個特點，我們不僅愛易卜生的劇本，而且愛易卜生這個人。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有權利說他在一八六七年十二月九日給邊生^②的信里所說的那樣的話：他在自己的生活方向上是嚴肅的。最後，正是由於這一點，他才成為——如那位杜密克說到他的，——“人的精神的反叛”的最偉大的教授之一。^③

“人的精神的反叛”的宣傳本身完全不排斥藝術性。但是宣傳必須要明白而且徹底，宣傳者必須要很好的了解他所宣傳的那些思想；它們必須要成為他的血和肉；它們必須要不會在進行藝術創作的時候使他惶惑，使他混亂，使他感到困難。假如這種必要的條件不具備，假如宣傳者沒有完全成為自己的思想的主人，假如再加上他的思想不明白不徹底，那末思想性就會對藝術的作品有不好的影響，那末它就會帶來冷淡，厭倦，枯燥。但是要注意，在這裡過錯並不在於思想，而是在於藝術家研究思想的本領，在於藝術家由於這種或者那種原因，沒有把思想貫徹到底。所以，跟初初看來的情形相反，問題不在於思想性，而——

① 萊奈·杜密克(René Doumic, 1860—1937)，法國批評家。——譯者註。

② 邊生(Björnstjerne Björnson, 1832—1910)，挪威著名的小說家，劇作家，易卜生的好友。——譯者註。

③ [原註]Le théâtre d'Ibsen, “Revue des deux Mondes”, 15 Juin, 1906。(易卜生的戲劇，“兩世界雜誌”，一九〇六年六月十五日。)

恰好相反——在於思想性的不足。

“人的精神的反叛”的宣傳帶給易卜生的創作以偉大的和吸引人的因素。但是当他宣傳这种“反叛”的时候，他自己也不大知道應該反叛的是什么。因此他，——在类似的情形里始終是如此，——为了“反叛”而尊重“反叛”。可是当一个人为了“反叛”而尊重“反叛”，当他自己並不清楚應該反叛什么的时候，他的宣傳就必然要成为模糊的。並且，假如他是用形象思維的，假如他是艺术家，那末他的宣傳的模糊性就一定会使得他的形象缺乏明确性。抽象性和圖式化的因素就要侵入艺术的作品。而这种不好的因素無疑的出現在——这对它們是很大的損害——所有的易卜生的思想剧里。

我們即使拿“卜朗德”^①来看。杜密克称“卜朗德”的道德是革命的道德。而它，無疑的，是这样的，因为它“反叛”资产阶级的庸俗性和兩面性。卜朗德——一切的机会主义的不妥协的敌人，从这方面來說他很像一个革命者，但是仅仅是像，並且仅仅是从一方面來說。听听他的話吧，他說：

年青的、强壮的人們，跟我走！
你們的生气勃勃的气息
会把这个霉爛的角落里的灰塵
扫除一个干淨！
我將引导你們走向胜利！
迟早你們都必定会覺醒，
变得更高尚，更純潔，
打断那妥协的鎖鍊。
这就赶快的

① 易卜生早年的一个韻文剧本。——譯者註。

擺脫懦怯的桎梏，
脫離分裂的泥沼吧！
用所有的力量
去勇敢的打擊敵人，
去跟他們戰鬥——
作一個決死的鬥爭！

這個說得很不好。革命者都願意對這些話鼓掌。但是那個應當“用所有的力量打擊”的敵人在那裡呢？為了什麼必須要跟他們作決死的戰鬥？在卜朗德的热烈的宣傳里跟“俱無”對立的“全有”是什麼？連卜朗德自己也不知道。因此，當羣衆對他喊道：“領路吧！我們全都跟你走！”他只能夠對他們提出這樣一個行動的綱領：

往高处去，沿着冰河的
凍結的波浪，
往低处去，沿着山谷，村庄，
远远近近——我們要走遍
整個的大地，
解开一切羅網和陷阱，
放出那些陷落在里面的靈魂，
我們要革新和清洗他們，
消灭一切萎靡，怠惰的遺跡，
我們將要真正的做——人，
牧師；革新舊的鑄型，
把國家化為廟堂！

看一看吧，這能有什麼結果。

卜朗德向他的聽衆提出打斷妥協的鎖鍊並且果決的進行工作。這個工作是什麼呢？那就是革新和清洗落入陷阱的靈魂，

消灭他們身上的一切萎靡和怠惰的遺跡，也就是为了教所有的人打斷妥協的鎖鍊。可是當他們打斷了這種鎖鍊的時候，將要怎樣呢？這個卜朗德既不知道，易卜生本人也不知道。因為這個跟妥協的鬥爭，它本身就是目的，也就是說它無目的，所以在劇本里這個鬥爭的描寫——卜朗德和跟着他走的人羣的旅行，“沿着冰河的凍結的波浪往高處去”，——結果是不藝術的，而且，或許，甚至是反藝術的。我不知道它使你們發生什麼感想，可是它使我想起堂·吉訶德來：厭倦了的羣衆對卜朗德所發的懷疑的批評，不由的令人想起桑科·龐沙對他的騎士主人所發的那些批評。但是塞萬蒂斯說笑話，可是易卜生却在說教。因此比較起來，就顯出對於這位後者是極其不利的。

易卜生之所以吸引人，是因為他的“道德的憂慮”，他對良心問題的關心，他的說教的道德的性質。但是他的道德，好像康德的道德一樣，同樣的抽象，因此也是同樣的沒有內容。

康德說，假如向邏輯提出一個問題，什麼是真理，並且努力從它得到對這個問題的回答，那就會弄出一種可笑的情形，好像一個人去擠公山羊的奶，而另外一個人——把篩子放在底下去接奶。

關於這一點黑格爾公正的指出，當人們向純粹的實用理性提出什麼是權利和義務的問題，並且企圖借助於那種理性來回答它的時候，他自己也會弄到完全同樣的可笑的情形。

康德認為道德的法則的規範不在內容，而在意志的形式，不在於我們想望什麼，而在於我們怎樣想望。這個法則沒有任何內容。

用黑格爾的話來說，這樣的法則“僅僅指示不可以做什麼，但是沒有說應當做什麼。它絕對不是肯定的，而是否定的；它有